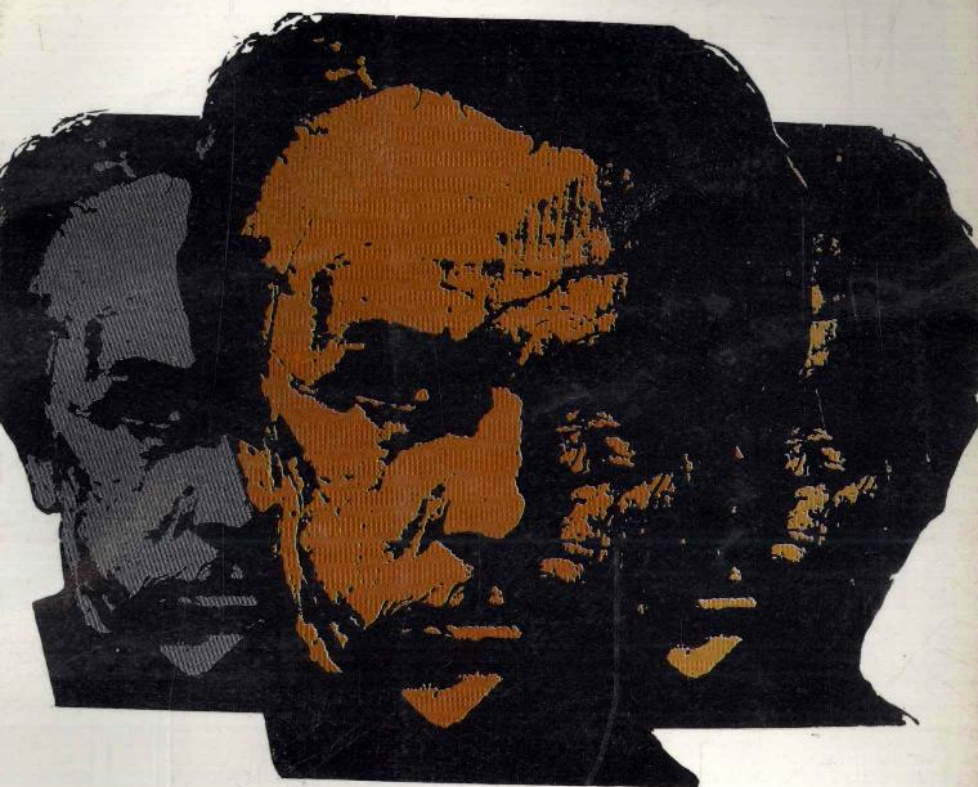


幸运的冒险家先生

〔葡〕米盖尔·托尔加 著

崔维孝 译



上帝仿佛就站在他的面前，他静静地紧闭着那厚厚的、干裂的双唇。

他有着健壮的肌肉和强烈的欲望，有着疯狂的野心和可怕的残忍。

文杜拉先生继续朝着他选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朝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上爬去。

O Senhor Ventura

· 葡萄牙文学丛书 ·

——幸运的冒险家先生

〔葡〕米盖尔·托尔加 著
崔维孝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幸运的冒险家先生

[葡]米盖尔·托尔加 著

崔维孝 译

张伟民 审校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 印张 3 插页 90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7-5059-0587-2/I·374 定价(平):3.40 元

定价(精):8.00 元

序 言

亲爱的读者：

经过一翻周折，我真不知该用什么语言向你推荐这部小说。四十多年前，在大胆即理由的年纪，我一口气写完了这部小说。其中，袒露了我大胆的幻想，以及青年人无可指摘的文笔上的粗陋。但是，成年以来，每再抱读这部小说时，便不由然感到十分的困窘，我尽力想忘却它，摆脱它。然而，今天，当我步入以睿智和仁慈的目光回首青年时代的幼稚之举的垂暮之年的时候，我决定挽救它。我耐心地清除小说中主要的糟粕，使书中某些矛盾的行为合乎情理。总之，我试图使它读得过去。为了这本书，也为了我自己。为了它，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真正带葡萄牙味的故事，我们葡萄牙人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既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又能笑迎恶运；为自己，那是因为任何一位作家都不愿留给后世令人嫌弃的作品。现在你再次在灯下翻阅这部小说，对它长时间的弃置和不可缺少的改动，你认为是否值得？在新的版本中，故事叙述得不再那么直截了当，迫不急待。我至少追求它从心理上更加和谐，更富有逻辑。尽量避免过分的概括和专断。但是，那种逻辑性上的自以为是，也许倒正有它的价值。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未能放任自由地展开想象的翅膀。说真的，这正是它唯一能令人捕捉住的一点。坦率地说，我在那方面

从未有过类似的经验。手中的笔仿佛变化成了女巫那把施了魔法的扫帚，不用说，我飞起来了。干脆忘掉了地心引力的法则。当我恢复理智时，是完全的失望。但是再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时间一样，令绝对的观念变成相对的。当理智出其不意地来临时，我们会感觉今是而昨非，对过去那样恪守过的信条加以嗤笑。我正是如此。我终于发现，与其对某些错误无情地斥责，到不如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它们，并设法减轻它们。就这样吧。当我理智地接受了它，并对它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和斟酌之后，我对里面的谰妄之处全盘接收了下来，甚至怀着某种柔情，这大概是因为我感到已没有能力再道出这些疯话了……

1985年5月于科英布拉

你的朋友

米盖尔·托尔加

第一部

1

每当像今天这样的下午，对那个连我也不知是哪个奇迹期待得生厌的时候，心灰意冷地面对着那幅自童年时代起就向我挑战的世界地图，我便会想起文杜拉^①先生。对他的回忆，可以减轻几个小时那快要将我置于死地的痛苦。我不甘于出生在这个时代，出生在这片历时数个世纪不安地寻找和求知的，而后突然对一切都变得昏昏噩噩，只剩下观望和逆来顺受的土地上。我觉得这是命运和历史的一种不公正的惩罚。但是，我是一个不愿听从命运摆布的人，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摆脱困境的。我竭力使对文杜拉先生的回忆充满迷人的魔力，没有任何理由能阻止文杜拉先生跑遍那仿佛也在徒劳地呼唤我们每一个人的天涯海角。我将自己的现实以及对可能发生者的向往，都一同注于他的身上。我把想象从远方，从危险中向我所要求的一切，都编织在对这个名字的描绘上。我活在他的身中，只要依然能记忆起他的足迹，我就会感到那样真实。以至于几乎感到幸福。

^① 文杜拉：葡文 Ventura，意即幸运，财富，危险，命运。

还是让我从第一次看到他从甘蓝地里走出来说起吧。他出生在葡萄牙南部阿伦特茹省的贝奈多努镇，很小就放牧羊群，当时他已经二十岁了，到了服兵役的年龄。他被叫去检查身体，并且被选中了，于是他就来到里斯本服兵役。

他体格粗壮结实，几年前就甩掉了手中的牧羊杖，到戈登希奥老爷的法罗布庄园做农活。但是，无论是放牧羊群还是耕种土地，故乡那宽阔无垠、火热的田野宛如一股清澈的泉水，注入了他的心田。

到里斯本去，必须从十五公里外的拉马雷斯镇乘火车，还得穿过他曾经耕耘的那片广阔的土地。他曾对这片土地有过诗意般美好的憧憬：浓密的麦田此起彼伏似波浪翻滚；灰色的软木树婀娜多姿，仿佛总是沉浸在忧悒之中；荒凉的原野上，到处跳跃着木樨草的花朵；大地仿佛浸透了蜂蜜，散发出招人喜爱的甜蜜气息。一路上，他那双痴情的眼睛贪婪地注视着美丽的原野和耕耘过的土地，似乎那美好的憧憬已闪现在他的眼前。离开那里他就像一位被真主呼唤到麦加城的穆斯林，起程之前，尽情地呼吸着绿洲上那新鲜宜人的空气，狂饮着家乡那沁人心脾的泉水。在他的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股对故乡依恋不舍的情感。他竭力克制自己，他知道故乡二十年的生活的确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但这并不说明一切，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在向他索要更多的东西。挺过了感情上脆弱的一瞬间，在遗憾不能继续留在故乡的同时，他更感到了必须立即离开这里。

“再见了，我的孩子！”

“再见了，妈妈！”

“到了军队上可要听话，要安分守己，尊重长官，要吃苦耐劳。”

“妈妈，您放心吧。”

列车发出了一阵震人心弦的长鸣。

“爸爸，请您为我祝福吧！”

“愿上帝保佑你！孩子。”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站台上的两位送行的老人禁不住哭了起来，绝望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两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滚落下来。但是，年轻的文杜拉先生却没有掉一滴眼泪，他只是一个劲地挥动着手中的手帕。

“他总是这样的，这么勇敢……”

从未离开过贝奈多努的罗德里戈先生怀着某种忧愁的心情，但又非常自豪的说。

“连他们也不知道到那边去做什么。”

胡安娜太太自言自语地说道。

列车的最后一声长鸣，消失在空旷的原野上空。

3

初到里斯本，面对都市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文杜拉先生却冷若冰霜。他身无分文又大字不识，只能用疑惑的眼光去看待一切，有时，甚至对自己的身影也产生了怀疑，就像一架受人操纵的摄像机，不停地收集着周围的一切。

“这条河看来是特茹河了，不会错的，好家伙，简直像大海一样宽阔！”说话的是一个与文杜拉先生一同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叫阿梅利科。他的那张嘴大得出奇，简直比得上军装的上衣口袋

了。不知什么时候，小偷把他藏在口袋里的五万雷易斯^①偷去了。

“你吃吧，别唠叨个没完。”同伴的大惊小怪有些使文杜拉先生感到讨厌。装载过重的渡船缓慢地驶向特茹河的彼岸。

“怎么，你不喜欢这美丽的景色吗？”文杜拉的伙伴又固执地问道。

“那匹青铜马太漂亮了……”

他们已经登上了河岸，站在古老的皇宫广场上，欣赏着那威严雄伟的骑马勇士青铜雕像。那天，不知人们在欢度什么节日，密密麻麻的人群聚集在宽阔的广场上。

“唉呀！我的钱被偷了。”

突然，阿梅利科大叫了一声，右手急忙伸进了外套的内侧。

随着叫喊声，在文杜拉先生和阿梅利科的周围，立刻闪出一块空地。因为无论谁站在他们身边，听到那一声对周围任何人都适用的指控，都会乖巧地迅速离开，免得引起怀疑，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唉呀！我那一大笔钱有五万雷易斯啊！”

急得不知如何才好的阿梅利科一个劲地喊叫着。

一位警察朝这边走来。

“先生们，出了什么事？”

面对伙伴那惊诧呆滞的表情，文杜拉先生连忙对警察解释，说他的朋友为里斯本美丽的风景赞叹不已，刚才是在吟诗赞颂。

“是这样的，先生，多么令人感动的场面啊！请问，您知道第一步兵旅在什么地方吗？”

还是那些素不相识的平民告诉了他们去步兵旅的方向。

① 五万雷易斯相当于葡萄牙现在的货币五十葡盾。

文杜拉先生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询问着，他的那双机灵的眼睛，像两只蚂蝗一样，叮在周围的一切东西上。他终于打听到了通往兵营的道路。走在他身边的阿梅利科，却一直在为他被偷去的临行前教母塞给他的那五万雷易斯而痛惜地呻吟着，愤怒地咒骂着。

4

几天之后，158号士兵便开始“统率”一个步兵团了。当然，在他的上面，从班长到团长，有着一整套完整而森严的等级制度。但是，恰恰是由于这样，才说158号士兵统率着步兵团。因为当官的都有军衔，有一定的职位，而任何级别也没有的文杜拉先生，只不过还是他自己，所以他的权力是没有限度的，他那身列兵服简直可以代表整个步兵团。

安杜内斯军曹是位凶悍暴躁的军官，他常常失去理智，向上司诬告手下的士兵。长官的命令一下，惩罚的皮鞭便会落到158号士兵那宽阔的脊背上。但文杜拉先生却连眼睛也不屑一眨，他的成绩考核册上，要想得到上司的几句美言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不识字……成绩册上写好写坏随他们的便吧，这与我毫不相干。”

有一天晚上，熄灯号早已经吹过了，可他还没有归队，情况变得有点复杂了，他被上司关了三天禁闭。禁闭室的窗子上都安装了铁栅栏，但他有烟抽，有饭吃，这就够了。更使人高兴的是负责警卫的班长还允许他弹吉他，第二天，他快活得简直比得上住在皇宫里的国王。禁闭室门口的看守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根本不去理他。他弹着吉他，那粗犷的歌喉唱出的小夜曲深深地吸引着

他的伙伴们。他们围着禁闭室，就像一群好吃甜食的孩子，团团围住那沿街叫卖糖果的小贩。当他禁闭期满，重新回到士兵们当中时，简直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所有的士兵都非常喜欢他。每天训练结束，大家都拥到骑兵中队那辆小汽车的阴影里去找他。

事情第一次超越极限是在萨尔门多中尉值班那天。那天，中尉派人把文杜拉先生找来。

“喂！158号，请你现在给我唱段歌剧，怎么样？”

“唱歌剧？真对不起，中尉大人，我对歌剧一窍不通，我还从来没有……我唱的那只不过是用来安慰年轻人的一支“法多^①，……”

结果，文杜拉先生只好被罚，做了三件杂役才算了之。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位阿伦特茹青年，很快又故技重演，可是谁也不愿因此而同他断绝友情，谁也不再对他计较。他有他的缺点，但也不应该忘记对他的长处做出公正的评价。每当遇到棘手的问题，如受惊了的骡子要人去抓；屋顶上的电话线要人去架；机关枪要人去拆卸……大家最先想到的当然是文杜拉先生的大名了。

“赶快叫158号来！”有一个雨天，将军的小轿车在兵营的大门口出了故障，司机坦率地说他已无能为力，上校马上想到了文杜拉先生。

文杜拉先生神采奕奕地来了。在法罗布庄园，他曾在主人戈登希奥的小型货车上学会了摆弄那些东西，所以只要他一动手，没有修不好的。

“喂！158号，你倒真是一位妙手回春的家伙。”

① 法多葡萄牙的一种民歌。

当上校看到汽车的发动机又转动起来，就亲切地夸奖了文杜拉先生几句。

“承蒙长官夸奖。尊敬的上校先生，您早就该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5

158号士兵从这种深受欢迎的赞誉声中得到了好处。一次偶然光顾马德拉—果阿酒馆的机会更使他名声大振。

那是七月的一天傍晚，天气热得使人感到窒息。文杜拉先生同三个伙伴走在那被烈日烤得滚烫的公路上，就像被扣在蒸笼里一样，于是他们决定到马德拉—果阿酒馆去歇歇。那里简直美极了，有塔克苏镇产的啤酒，有香气扑鼻的烤沙丁鱼，还有使人心醉的音乐伴奏。这对被批准不必归队按时就寝，又有良好胃口的士兵来说，比酒馆再好的地方那就只有天堂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已是午夜十二点钟了，文杜拉先生和他的伙伴们不停地喝着，灌下去的啤酒简直让人害怕。就在这时，酒馆里闯进来一位彪形大汉，他那副样子令在座的酒客们感到不快。

“喂！晚上好！”

那位傲气十足的家伙瓮声瓮气地开了口。“晚——上——晚——上——好。”

不知谁没好气地回答了一声，那爱搭不理的腔调，立刻把在座的不少酒客的心悬了起来。看那架式，新来的家伙肯定是个没事找事，好挑起事端的人。

“今天是怎么了？都他妈的死了老娘了！”

“这与你有何相干？”

没有人知道这话是从谁嘴里冒出来的。甚至当爆发了激烈的搏斗，酒馆被史无前例地捣了个底朝天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给了那蛮横的家伙致命的一刀。可怜的大汉，像一团烂泥似的倒了下去，仿佛化作幽灵悄然离去了。很清楚，大家都自然而然地想到了158号。尽管如此，伙伴中却没有一个人告发他。他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护，说当时人太多，混乱之中谁也顾不上谁，不过肯定不是他们干的。虽然有几个人一口咬定是他们当兵干的，但是负责民事纠纷的人员不敢肯定就是他们干的。此事只好交给法庭处理。

在法庭上，法官们那严厉无情的眼睛盯着文杜拉先生那沉着冷静的面孔。终于，法官们心灰意冷了，仿佛文杜拉先生确是清白无辜的。

“可是，你知道，干这种事您还是有可能的。158号，你听到那辱骂声难到会连眼皮也没有眨一下吗？你有没有离开你的座位？”

贡萨尔维斯上校施展出他惯用的手段，旁敲侧击地审问着，就是红衣主教到了他的嘴里，也会被说成魔鬼。

“上校先生，您当然应该知道，我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座位的。承蒙您夸奖，我的那点本事，只不过是被人用喇叭吹起来的……”

“可是，有人却看到你站到了柜台旁边。”

文杜拉先生像一只敏捷的羚羊，从贡萨尔维斯上校设下的陷阱上跳了过去。

“我是随波逐流，被众人挤到那儿去的。我的确穿过了那混乱的人群，可是我手中的酒杯却始终未放。法斯迪努先生，我说得是真是假，您最清楚了，是不是？”

158号把身子转向酒馆老板法斯迪努先生，老板证实了文杜拉先生所说的一切。法庭在做了三天毫无结果的调查之后，只好放弃了对这一人命案的审理。

尽管法庭提出的证据都被文杜拉先生巧妙地推翻了，但是全兵营的人都认为这事肯定是他干的。就在对他的指控撤销后不久，上面一道命令，便把他编入了一支部队，打发他去澳门为保卫葡萄牙的宗主权效劳去了。

6

文杜拉先生就这样来到澳门，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上服兵役。刚一踏上这块黄种人和白种人混杂在一起生活的土地，文杜拉先生立即感到，自己再也不是一听到号令就乖乖地就寝的士兵了。

那在里斯本就开始断裂的紧箍在他精神上的锁链，现在已被彻底粉碎了。随着轮船缓缓地前进，新的陆地即将展现在他的眼前的同时，文杜拉先生猛然感到某种东西已在他的心中死去了，代之而来的是连他也说不清楚的、崭新的东西。虽然158号士兵没有确切地感到这种替代是怎样进行的，它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但是这种替代确实已经悄悄地完成了。那是被翻腾的海浪荡涤的杳无音信的信念；是被出现在港口的那快活的舞女驱散的痛苦；是被在某个橱窗里看到的一块宝石映出的野心。站在日夜行驶的轮船的后甲板上，这一切的一切，在文杜拉先生的头脑中盘旋。

终于，轮船在一个清晨抵达了澳门。当文杜拉先生突然看到一轮灿烂的朝阳出现在东方，云雾弥漫的旅程就要结束的时候，

他感到自己即将获得完全的自由。他的天性和他的感知将把他引上冒险的道路，他内心的焦躁不安所要表达的正是这一点。

于是，他开始用一双饥饿的眼睛贪婪地观察着澳门的生活，狂热地想了解一切的念头，像一团火似地在这位阿伦特茹人的宽阔的胸中点燃。当同伴们还像猫一样围着兵营匍匐而行的时候，他已经出没在澳门深处的街头巷尾，寻找着其中的奥妙。他渴望了解一切，见什么就问什么。

“那儿怎么样？漂亮吗？”

一位姓罗的中国姑娘非常热情地满足了他那急于了解一切的欲望。姑娘不仅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他，而且还把自己的故乡满州里的事情讲给他听。可是，文杜拉先生的好奇心好像仍然没有得到满足。

“我一定要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看看那里到底是……”

罗小姐甜蜜地笑了。

“那儿离这里太远了……”

“越远越好。”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罗小姐所讲的那遥远的世界一直在呼唤着他。文杜拉先生一个劲地擦着自己浑身上下令人讨厌的、粘稠的汗水，无论是多么炎热的天气，汗水也不会自己蒸发掉，他总是靠他那不断活动的躯体，把汗水分泌出来。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一天下午，在和罗小姐亲密地渡过了欢快的几个小时之后，文杜拉先生对她说：

“告诉你，你喜爱的葡萄牙人，他可要展开翅膀……”

文杜拉先生真的准备在几天之后就远走高飞了。有一个伙伴猜到了他的心思，就忠告他不要鲁莽行事。

“你可要好好想想你将做的事情，当心背后有鬼！说不定她